

认知诗学分析法

在二语习得工作广度中的 可及性变异效应研究

Renzhi Shixue fenxifa
Zai Eryu Xide Gongzuo Guangduzhong De
Kejixing Bianyi Xiaojing Yanjiu

郑茗元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认知诗学分析法 在二语习得工作广度中的 可及性变异效应研究

Renzhi Shixue Fenxifa
Zai Eryu Xide Gongzuo Guangduzhong De
Kejixing Bianyi Xiaoying Yanjiu

郑茗元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认知诗学分析法在二语习得工作广度中的可及性变异
效应研究 / 郑茗元著. —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
限公司, 2013.4

ISBN 978-7-5100-5929-2

I. ①认… II. ①郑… III. ①第二语言—研究 IV.
① H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9661 号

认知诗学分析法在二语习得工作广度中的 可及性变异效应研究

策划编辑: 刘正武

责任编辑: 程 静 张东文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 510300

网址: <http://www.gdst.com.cn>)

联系方式: 020-84451969 84459539 E-mail: pub@gdst.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字 数: 211 千

印 张: 13.875

书 号: ISBN 978-7-5100-5929-2 / H · 0811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咨询、投稿: 020-84460251 gslzw@126.com

前 言

本书就认知诗学分析法和二语习得工作广度之相关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研究探讨，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为展示成果，再现学术共享之精要，著者特地将这些珍贵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编，出版成书，以期激发起更多的思想回声。作为一本学术专著，其中的内容翔实，切入点富有创意，既偏重于理论，又偏重于实践，层次跨度大，且行文清晰、例证有据、论述严谨，从认知诗学的分析视角拓深了二语习得研究领域进展的应用维度和延展效度。认知诗学分析法的研究适用领域是包罗万象、变化万千的语言现象，这就决定了语言学的研究和探索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需要无数专家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和奋斗。此著作基本涵盖认知诗学分析法和二语习得研究理论范畴的重要方面，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对广大有志于外语语言学学习和研究的人士有所帮助。本书的出版旨在抛砖引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为推进我国二语习得语言学的研究进程略尽绵薄之力。

郑茗元

2012 年 12 月 12 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认知诗学分析法对二语习得的作用原理	2
1.2 认知诗学分析法与二语习得的相关程度	5
1.3 认知诗学分析法对二语习得的功用调查	9
第二章 认知诗学分析法在二语习得工作广度中的可及性限度	15
2.1 二语习得语言僵化的克服	16
2.2 认知方式、诗化输出与二语习得	22
2.3 语言的认知过程及诗学的语用解析	32
第三章 认知诗学分析法与二语习得认知能力的影响效度关联	41
3.1 二语习得互动过程中认知式诗学方法的操控支架	41
3.2 二语习得者言语反馈水平的认知诗学化现象探讨	47
3.3 认知诗学策略培训对二语习得者元认知能力的历时影响	54
第四章 认知诗学分析法于二语习得者的语言输出水平之维	65
4.1 基于认知诗学的语言思维路式解构	65
4.2 认知水平和诗学视角对二语习得者认知理解的情感制约	74
4.3 认知语块学习、诗学构式理念与补丁式二语习得	82
第五章 认知诗学分析法对二语习得者语言表现质量的测评	95
5.1 认知诗学分析法的心理现实情境	96
5.2 认知诗学分析法对二语习得者语言应对能力的提升效度	102
5.3 认知诗学分析法对二语习得者语用知识的预测指导	109

第六章 认知诗学分析法对双语者创造力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121
6.1 认知诗学分析法的语言输出驱动假设	121
6.2 元认知诗学体验和二语习得水平的交互作用	128
6.3 认知诗学分析法的意识深度与二语习得者的应用取向	137
第七章 认知诗学分析法对二语习得者语言认知风格的歧义容忍度	145
7.1 认知诗学分析法对二语习得者语言输出技能的构建影响	146
7.2 认知诗学分析法与外语教学前景化的背景关系	154
7.3 二语习得的认知显论元与诗学域论元	162
第八章 结语	173
8.1 二语习得研究中的认知诗学分析法使用统计调查	173
8.2 认知诗学风格与语言输出精准性表现的关系归纳	182
8.3 认知诗学分析法对制定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启示	189
参考文献	199

第一章 绪论

认知诗学分析法本是整合定性研究文学文本的一种综合评论范式，但作为一种文学理论，也包含了诸多创新的成分。近年来，认知诗学在国际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内获得了长足进展，但国内对此法的研究尚未兴起。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国内此处研究的一大空白，不仅简要介绍了认知诗学分析法的定义、特点、目的、功效，还详细说明了此法的应用领域和现行步骤，并对今后可以运用该方法的其他领域也进行了前瞻性的概述。毕竟，科学的本质在于积累，过去一切可靠的研究只不过是未来知识创造和更新的一个充要条件而已。

整合认知诗学法中“情境”这个关键概念有很多种涵义，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情境”指一个人正在进行某种行为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人们社会行为产生的条件；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情境”指的是事物发生并对机体行为产生影响的环境条件；从学习论的视角来看，“情境”则是学生从事学习活动、产生某种学习行为的一种环境和背景。乔纳森提出“情境就是一切”^[1]的论断。罗日叶指出教学中的情境有两种：一种是教师和学生组织的某个活动，这指的是教学情境，如一篇课文、一次讨论、一个项目等。另外一种则是针对某个任务，要求学习者联结起来的背景化信息，为了表现某个既定障碍的情境。如依照历史事实，对某个社会问题做出解释等。教学情境是教学活动的组成部分，它比较容易被观察和理解，而整合情境在学习环境中一般并不存在，它是被建构出来的，具有隐蔽性，任务的结果也不是一目了然，这样的整合情境不仅能够吸引学习者的兴趣，真实反映学习问题以及未来可能遇到的真实情境，而且开放的问题情境描述和结果更具现实意义，引入干扰信息也更贴近自然情境。

认知诗学分析作为一种整合定性研究的系统型新手段，有着传统二语习得法所无法企及的长处和优点。近年来急剧发展的认知诗学虽然本质上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但其研究目的却囿于“怎样理解语言？怎样解释由诸多语言符号组建的文本？”，却对二语习得者为何如此这般理解外语文本缺乏合理的解释依据，并对此文学理论在二语习得工作广度中的可及性变异效应从不关注。对此，本研究认为：任何一种理论或研究方法都应该因其独特的参照视角而有新的可能或发现。认知诗学的参照视角依赖的就是“从解释到发现”^[2]的存在根据，就是要努力诠释出语言符号背后的衍生根由和借此所折射出的美感涵义。要对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字效应做出新的解释，势必要对二语习得者的文本阅读做出新的解释，挖掘出其他阅读方法未曾发现的形式特征或是未曾关注的审美体验。本研究尝试对此做数据型实验分析，选择二语习得工作广度中的可及性变异效应作为研究分析的终极目标，借以考核认知诗学分析法的实际效用。

1.1 认知诗学分析法对二语习得的作用原理

认知诗学作为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内一种新的思维范式，不仅能解释语言符号的意义是如何诞生和取得的，而且对二语语言符号的形式、内涵、美学价值有新的突破。它不仅具有挖掘意义的工具性强势，还蕴含着审美指向性的文学成规之态，如形一义之间的象似性是语言符号的原型特征，这一特征恰又融合了知觉—情感—意象之间的对应性，同时，二语习得作为外语教学的附属品，意象是统领的关键，二语的欣赏和理解要对日常原有的审美意象进行再范畴化，超越已有的原型而发现新的意蕴。以上探讨表明，具有不同审美潜能的认知诗学往往可能对二语习得者的审美态度引发一系列的刺激性动机，这有助于激发学习者的创造力，为“二语世界”的建构提供图形背景化的认知框架，督促学习者借助于想象和移情把日常的符号转化为某一特定的审美意象而后获得新的意义诠释。

学习效果一向被视为是二语习得者个体差异的一个变量，从认知语言学的阐释角度出发，它理应受到外语语种、学习者、教学手段等诸多主客观因

素的影响。那么,对二语习得工作广度的定义也的确应当将分析方法的可及性变异效应纳入到被考察的范围之内。首先,从语言因素角度检验二语习得个体的工作广度差异,前提必须比较学习者在母语和二语这两种语言上理解力、认知力、记忆力等方面的差异。用认知诗学法来分析二语习得者的理解广度便可以以其母语广度为基准来预示其二语广度的习得效应和发展潜力,从而更为深入、精确地探索出语源学因素的影响。^[3]其次,二语习得者个人主观因素中与工作理解力联系最为密切的就是个体认知风格。此外,由于认知力与语言学习者理解通道的信息解码工作效率密不可分,再加上解码效率又与认知力培养模式有关,所以,认知模式的可及性便最有可能是影响二语习得者工作广度的教学因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二语习得者记忆广度的差异和工作效率的差距均会受到自身母语与二语间语言距离的显性束缚。至此,本研究的研究成果对二语习得理论的拓展和中国英语教学的启示都起到了警世的作用。但还要强调的是,中国国内大量基于产出型语料库的研究表明,母语是汉语的二语习得者确实存在认知思维的习得障碍。鉴于表层形态和深层表征间的不一致性,本研究认为此障碍的逾越应进一步从认知诗学分析法与其他教学方法工作力度的衔接处觅得良方,这一探索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具有普遍的功能意义。

整合认知诗学法强调学习者积极主动地建构知识,教师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知识灌输为主,变为重在探讨问题情境,引导学习者整合之前的知识。在学生、教师和教学内容三者的关系中,情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待解决的问题,是问题的支持工具,也是教学内容的主体;学生和教师之间存在情境,学生、教师和教学内容之间有问题情境,教学内容和学生之间也存在情境。^[4]情境的设计者一般是教师,当然也可以是学生或其他成员,情境的发起者和解决者之间形成合约的关系,教师可以让学习者选择是否进入学习情境,学习者可以自由选择学习方式,教师可以提供帮助,督促学习者学习,直到评估合格。整个教学过程的设计十分重要,关系到整个学习过程的展开。整合认知诗学法把更多的学习主动权交给了学生,学生或者学习小组成为主体,而教师则成为中介者、支持者,负责情境的建议和发

起。整合认知诗学法需要开展探究活动,而且这些教学活动应该“因材施教”和“适量而为”^[5],合理地考虑学习者的情况和活动的实施时间。整合认知诗学法强调学习者是学业获得整合活动的行动者,教师或者同伴都不能代替学生本人进行整合,它是一种个人行为。学习者的探究学习活动本质并没有改变,但是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激发他们参与互动,避免观望。在变被动接受学习为主动探究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会遇到困难。如何提高学习者的自主性,掌握更多的探究方法,这对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教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整合情境的设计是开展整合教学的重要环节,我国的语言学学者认为首先要确定所瞄准的能力,确定整合的学习目标,然后设计情境族,确定实施活动的方式,明确指出学习者、教师需要做什么,学习者可以使用的材料,学习者的学习方式、学习步骤,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等。^[6]

本研究表明,认知诗学的分析法结合正面信息的叙事化输入方式能更有效、更准确地促进修正后输出技能的精确率,二者的结合更有利于二语习得工作的展开。以上阐述标明认知诗学叙事化手段和输入流技术的特点和作用再加上学习者自身认知风格等机制因素的影响,二语习得的工作效度的确能促进习得者修正后输出的技能展示。在以外语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环境中,当学习者语言输出有误时,教师若能适时施以恰当的负反馈并结合认知诗学分析法的正面信息强化输入,势必可以改善输入语的质量,帮助学习者最大限度地发挥注意机制,激活其想象力,促进其创造力,进而促进认知诗学分析法在二语习得进程中的发酵效应。^[7]目前,科学研究范式的数理统计分析法在我国二语习得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所谓的“主导”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制约二语习得研究发展的瓶颈。随着二语习得研究的日益深入,学界呼唤新的研究方法的出现。笔者认为,将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诗学)与二语习得工作效度合二为一的新方法是目前我国二语习得研究突破障碍、勇往直前的重要方向。

1.2 认知诗学分析法与二语习得的相关程度

那么, 诗学分析的正面认知数据对激活语言习得机制是否起作用? 如果起作用, 那么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 负面数据对二语习得是否起作用? 根据普通语法, 母语习得是大脑中认知诗学分析法的原则和参数与语言输入的正面数据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作用机制是, 母语输入可以激活认知诗学分析法的发酵效应, 并确定其母语参数。这一现象引起许多研究者思考二语输入能否确定认知诗学分析法的参数值这一问题。White (1991), Tracey & White (1993) 做了一系列测试性实验研究, 认为教学中的正面数据不充分, 不足以使参数场重新被确定, 而负面数据则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激活参数、重新确定参数值是非常重要的。^[8] 因此, 二语习得在利用正面数据方面不能期待像有母语习得输出那样的效果; 相反, 负面数据的作用更明显。这就意味着在肯定正面数据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的同时, 二语获得中的有意识学习活动比无意识的习得活动更有效、更明显、更直接。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 外语教学日益边缘化, 高校英语专业的外语教学更是如此。认知诗学在论及二语习得的功用时认为, 二语习得不仅有娱乐的功能, 而且与写作相辅相成,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有些学者甚至认为, 二语习得是人类认知的基础。这样的认识, 将二语习得的地位提到了新的高度, 以此为基础, 二语习得的方法论课程应该成为英语学习者学习语言、提高写作、训练思维的有效途径。

Keith Otley 在《读写: 认知诗学的未来》一书中谈到二语习得的功用时, 将其概括为三点: 首先是娱乐; 其次是使我们成为更好的读者和作者; 最后是提升自我。关于二语习得的娱乐功能, 人们的认知由来已久。二语习得能够通过其生动的形象、优美的意境给人以情感的愉悦和精神的享受。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阅读的“快感”, 贺拉斯也在《诗艺》中提出要“寓教于乐”, 在注重二语习得的教育作用的同时, 注重二语习得的娱乐作用, 并认为“一首诗歌的创作与产生原是要使人心旷神怡”^[9]。Otley 则进一步阐释了二语习得的娱乐作用。在 Otley 看来, 二语习得的阅读过程不仅仅是为了寻求阅读的快感, 很多时候二语习得是一种心理治疗。现实的生活中

不乏单调、乏味、平庸，甚至沮丧，正是外国文学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逃避的乐土，在这片乐土上，读者可以变得与众不同，卓越超群，可以体验各种情感而无需承担其带来的后果。这或许是绝大多数人阅读二语文学作品的目的。而且这也与我国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提到的利用二语习得课程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文原著的目的相一致。然而，目前我国英语专业学生的“外国文学”课程主要是了解世界文学史加选读的上课模式，绝大多数院校都是以外国文学史为主，例如，学完爱伦坡，绝大多数学生记住了爱伦坡是个酒鬼，娶了一个比他小很多的妻子，一生穷困潦倒。笔者并不是认为对于作者背景和身世的了解不重要，而是认为相比较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对作者和作品的认识，至于身世背景则是起辅助作用，教师在教学时不应本末倒置，学习爱伦坡就是要帮助学生体验到《厄舍古屋的倒塌》中诡异恐怖的气氛，《黑猫》中人性的扭曲，《安娜贝尔·李》中爱情的凄美。而要想做到这一点，没有完整的认知式习得和诗学化阅读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除此之外，目前的二语作品选读课上，教师都不可避免给学生讲授这样那样的主义，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教师在课堂上不厌其烦地讲解着什么叫浪漫主义，特点是什么，代表人物有哪些，代表作品又有哪些，学生听得昏昏沉沉，考试的时候背得苦不堪言，最终的结果是，英美文学课把所有的主义都讲了一遍，而对代表作品却是浅尝辄止，即便是讲也是人云亦云。这些林林总总的主义往往使学生望而生畏，认为外国文学课上起来无聊，更不用提体验二语阅读的快乐了，至于 Otley 提到的心理治疗作用，那就更是不可能的了。久而久之，二语文学课便成了一门无用的课。所以，笔者认为二语习得的方法论之所以被边缘化，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理清二语习得有什么用，外语教学的目的又是什么。认知诗学关于二语习得的娱乐和心理治疗的观点，启发我们再次思考这一问题。外语教学必须回归最根本的二语阅读历程，引导学生从快乐出发，在二语习得的海洋中畅游，而不是在二语习得的泥潭中挣扎，这样的二语文学课即可受到学生的欢迎，同时又切合了培养学生欣赏英语原著能力的教学目标。^[10]

我们在此整合认知诗学法改革的初衷就是为了发展学习者的能力，以情

境为主轴,从确立最终整合目标,设计整合情境,到实施整合活动,再到整合评估,都是以学习者当前学习或未来生活工作的现实需求为根本,这对我们的外语教育改革具有指导意义。目前国内的外语教育活动更多考虑的是考什么,教师能教什么,社会的热点是什么,开设的专业和课程、实施的教学活动较少关注学习者有意义的需求,教育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未来的社会将更加丰富复杂,出现更多新兴产业和职业,这就要求人们具备更高的素能来处理复杂的情境,靠单一的知识和技能就能解决某一问题的情况会不断减少,使学习者在拥有较高英语语言素质水平的同时具备应对复杂情境的能力是教育改革的方向。适时适量的“局部学习”加“整合学习”^[11]是提升二语习得者能力的出路。诚然,在当前我国的外语教育改革中也有很多案例教学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有些案例与实际生活距离较远,没有充分考虑到复杂、无序、生动而富有意义的整合情境,无法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地探索学习。因此,注重整合情境的案例研究不仅给一线外语教师教学带来更实际的操作指导,对教育理论研究也有现实意义。

根据我国《高等院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我国高校英语专业的课程分为英语专业技能、英语专业知识和相关专业三种类型,其中英语专业知识课程指的是英语语言、二语习得、文化、文学等方面的课程。根据新大纲,高校英语专业基本上都开设有二语习得的相关课程。然而,我国的外语教学无论是教的层面还是学的层面,都存在诸多不完善。首先,教学目的有待商榷。根据新大纲对二语习得课程的描述,二语习得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原著的能力,掌握二语习得的基本知识和方法”^[12]。通过阅读和分析二语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然而,我国目前绝大多数院校都是采用“外国文学史+选读”的模式,一年的英美文学课学下来,学生阅读的文本寥寥无几,根本谈不上对文本的分析与欣赏。其次,学时严重不足。目前,受功利主义的影响,“西方文论”的课程设置在高校英语专业的课程中逐渐被挤到了边缘。以笔者所任教的学校为例,“英美文学作品赏析”的专业课开设在三年级下学期和四年级上学期,每周4课时,每学期16周,共计64

课时。仅仅凭借短短的 64 课时，任课教师很难在兼顾西方文论的同时帮助学生学会阅读原著，分析和欣赏二语原著文本。而有些应用方面的专业，外国文学课只是作为任选课开设，重视的程度远远不够。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单一的教学方法催生了学生学习的惰性。多数的英语专业课变成教师一个人的表演，学生只是听众和看客，学习的两大要素——积极参与与主动思考被捆绑了起来，美妙心灵之旅的二语文学课演变成了死板知识的传输与接收，而二语原著阅读所带来的快乐与思考根本无从谈起。久而久之，二语习得的方法论课程便成了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考完全忘记。高校二语习得的课程改革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认知诗学分析法对二语习得的效度影响主要体现在“隐含参数（Implicit parameter）”和“约束理论（Binding Theory）”^[13]上。在“隐含参数”如何影响二语习得工作效度的问题上，一些研究者一直想证实的是：二语习得者究竟是以母语参数场为起点，逐渐向目的语参数场转移，还是二语习得者先从零开始再逐步接受二语参数场的认知转移？为了证实这两种推理，White（1986）利用判断所提供的句子是否符合英语语法的手段，同时调查了 34 名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结果明显地看到母语参数场在二语习得中起一定作用，于是 White 得出这样的结论：母语参数影响成年学习者对二语的观念，引起迁移性误差，这种影响至少要保持一段时间。还有些研究者考察了“约束理论”是如何影响二语习得的。Cook（1990）的调查显示，人的大脑中的某种机制在影响二语习得者对句法的约束关系的理解，而这种机制可能基于与母语有关的语言机制。Thomas（1989）将其调查对象分为两组——母语为汉语者（30 人）和英语本族者（12 人），就调查对象对参数场确定的管辖范畴的判断与应用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母语参数场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不太大，而且二语习得者是在大范畴中找到相关的约束参数（如英语反身前指代词）。从这些实验中，笔者有理由相信二语习得者能够用母语约束观念或更广义的约束观念来影响二语认知力的约束关系。^[14]另外，人们之所以用认知诗学分析法原理来考察第二语言习得，是因为在一些实验和推断的基础上，人们相信二语习得与母语习得有共同之处，进而对二语习得进行区分性

研究，也就是区分二语的哪些内容是受语言习得机制支配（即习得的），哪些内容需要通过有意识的行为来掌握（即学习的）。

认知过程或语言过程，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描述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即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整体语言能力和各项具体语言技能的发展。二是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的动机和原因，即为什么学习者能获得第二语言？哪些因素对第二语言习得起促进作用，哪些因素对第二语言习得起着阻碍作用？虽然第二语言习得的系统研究只是近二十多年的事，但其成果十分丰富，而且形成了不同的研究领域：母语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语言输入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认知理论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认知诗学分析法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个人差异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课堂教学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等等。在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著述中，许多研究者对认知诗学分析法与二语习得的关系进行了实验性研究，用统计学手段计算出相关关系等数据，以揭示两者之间关系的真实面貌。这些研究旨在证明二语习得是否与认知诗学分析法有关联。研究者大都从语言参数的某一对二语习得进行相关实验，如 Tracey 和 White（1993）从课堂正面输入的角度（即从参数设置模式的角度）来考察二语习得同认知诗学分析法的联系。由此可见，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侧面证实了以下结论：虽然认知诗学分析法是通过母语习得的，但在一定的程度上能调整或影响二语习得的参数设置，从而可以得出第二语言习得在一定程度上是无论如何也脱离不了认知诗学分析法来指导和督促的结论。^[15]

1.3 认知诗学分析法对二语习得的功用调查

对认知诗学议题的研究起源于希腊哲学的修辞学，源于与演讲术密切相关的“巧妙言说”技巧，因此西方早期的诗学研究一直是一种修饰性语言的使用现象。语言的表达和使用是人类自身内部的一种认知机制，既反映了语言的本质，又反映了人类存在的本真。20 世纪 30 年代，Richards（1936）用互动理论拓展了认知诗学的研究范畴，提出了“认知诗学是一个概念图像”的假设性论断。至此，诗学分析法的研究还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但是

专家学者们始终坚信, 认知机制是一种思维结构, 大部分思维都是诗性的。由此, 诗学研究才摆脱了传统修辞学的窠臼, 扩展到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领域。认知诗学对二语习得的界定与外语教学中使用的定义不同, 诗学变成了一种类比。诗学是一个图式(源域的输入)到另一个图式的投射(目标域的输出)。^[16]近20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二语习得的研究如火如荼, 虽然各个学者的研究角度、方法、模式、途径各不相同, 但都已经不再视二语习得为单纯的教学现象, 而是把它看作一种认知工具, 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探讨语言输出在人类认知和社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因此, 要改革外语教学, 首先要认清外语教学的目的以及二语习得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地位。认知诗学关于二语习得的本质和功用的某些观点, 将二语习得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使人们重新思考二语习得是什么, 学习二语的目的又是什么。同样, 作为世界二语习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语习得的学习方法和工作效度也同样值得我们思考。本小节旨在从认知诗学的功用观入手, 探讨外语教学方法论在二语习得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 为外语教学的改革理清思路。

在外语教学课堂上, 外语教师对学生所使用的语言与本族语者之间对话所使用的语言是有较大差异的, 外语教师或本族语者在与二语学习者交谈时会调整他们的语言。这种调整主要表现为输入调整和互动调整两种形式。所谓输入调整, 是指教师或本族语者一方在语言表达上预先所做的调整, 而互动调整是指双方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对话结构性调整。这两种调整形式都具有有一些促进语言习得的独特特征, 但两者在性质和作用上的差异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以便更好地指导课堂教学。输入调整是由正在与语言学习者交流的一方实施的, 他们似乎本能地知道如何改变自己说话的方式, 使学习者更容易理解。然而, 有时候学习者依然无法明白。这时会出现两种情形: 一是学习者假装自己听明白了, 二是学习者向对方示意自己还没有听明白。当后一种情形发生时, 互动调整就出现了, 因为对话双方开始了意义协商。其结果是, 对话本身的结构被调整了, 从而出现了更多的输入调整, 语言输入的总量相应增加, 这必然有利于习得的产生。因此, 教师在外语课堂上应充分认识到不同类型的诗学化输入调整对于二语习得的作用, 积极发挥互动调整

和详化认知型输入调整的作用，并在必要时适度运用一定的简化型输入调整，但尽量避免不合乎语法规范的语言调整。^[17]总而言之，不同类别的语言调整似乎都能起到帮助理解的目的。虽然理解是语言习得发生的必要条件，但是理解显然不是习得发生的充分条件。而且，理解指的是一个瞬间动作，习得则是一种长久状态，两者无法等同。我们要认识到二语习得者的个体理解有不同的层次，学习者在处理语言输入时所关注的焦点是不同的，不同类型的语言调整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也是有差异的。外语课堂上的输入调整和互动调整似乎都能有效促进理解的发生，但互动调整是否比单方面的输入调整更有益于习得的发生，还需要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验验证。^[18]

认知诗学分析法的应用离不开语言的输入和输出。输入是习得的基础，对语言习得起着重要作用。但因语言观不同，二语习得者在输入方式上均存在异议。先天论者强调语言习得必须先输入目标语的正确信息，而语言交互论者则一再秉持负面信息与正面信息同时输入的共时观，也就是先输入所谓的目标语的错误信息，针对错误信息的输入讲解出错之前的语言规则和纠正出错后的错误（负反馈）。负反馈包括校正、重塑、指导、辨析、重复、探究六种思维活动，有外显性和内隐性的差异。假设一下，通过互动式意义的讨论而获得的内隐性负反馈以修正后再输出为终极目标，能促使学习者从侧面修正其语言输出的技能。不少学者指出，修正后输出有助于学习者目标语形式的发展，负反馈和即时修正后输出相结合能促进二语习得能力的发展。此外，语言教学环境的作用也不容小觑，语言输入的方式取决于被学习者接受、注意和理解的认知风格，此风格的强化要能确保语言习得的可及性效应方才作数，认知诗学的输入流和结构化输出都是有利于二语习得的有效方法和手段。^[19]

近十几年来，二语习得和教学领域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在学习者、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旧的研究领域里，研究者们提出了新见解。同时，他们也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世界英语和机助语言学习等。在此过程中，社会文化角度的研究发展起来，打破了二语习得和教学领域里语言学角度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早期研究者想方设法证明二语习得策略的有效性，重要目的